

从黄庭坚看儒释道对宋代士大夫人格建构的影响

孙海燕

提 要 黄庭坚一生践履仁爱孝悌的儒家伦理道德,同时倾慕庄子超越名利、保全天真的逍遥之思,后又入佛门,参禅多年,终于在谪官黔州的路中打破疑情,勘破心念的虚幻,体会到心性本体清净、寂静的特质。他统合三家,建立自洽的思想体系,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构建了“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独特人格。^①

关键词 黄庭坚 儒家 禅学 道家

宋代是儒释道思想文化高度融合的时期,三家思想相互补益、相互推动,共同造就了文化的繁荣。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认为宋代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颠峰。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产生了不少文化大家,如王安石、欧阳修、程颐、程颢、苏轼、朱熹等,灿若星辰,黄庭坚也是其中的一位,通过对黄庭坚的研究,可以看出儒释道会流对宋代士大夫人格建构所产生的作用。

一 黄庭坚的儒学渊源与思想特点

黄庭坚少习儒业。儒学复兴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宋初几位君主均推崇儒学,确立了重视发挥儒者文士作用的治国方略。在儒者文士社会政治地位普遍提升的背景下,“以天下为己任”遂成为其时士人的群体意识。士人往往以道义相激,积极秉承与实践“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②士风大为振作。

在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黄庭坚的几位老师对他首重道德教育,这给他的一生带来深刻的影响。他少时父亲已逝,跟随在舅父李常(字公择)身边求学问道,公择也对之期许甚高。他在《再和公择舅氏杂言》^③一诗中充满感激地诉说了公择对他儒学 and 道义上的熏陶:

*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计划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 09JBT01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次韵答王耆中》,《山谷诗集注》卷7。[宋]黄庭坚著,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所引黄庭坚诗歌均出自该书。

② 《荀子·儒效》。

③ 《山谷外集诗注》卷15。

外家有金玉我躬之道术,有衣食我家之德心。使我蝉蜕俗学之市,乌哺仁人之林。养生事亲汜师古,炊玉爨桂能至今。岁暮三十裘,食口三百指。寒不缉江南之落毛,饥不拾狙公之橡子。平生荆鸡化黄鹄,今日江鸥作樊雉。人言无忌似牢之,挽入书林覩文字。更蒙著鞭翰墨场,赠研水苍珪玉方。

黄庭坚认为,李公择不仅给少时丧父的自己以生活上的接济,更重要的是还以道术陶冶他的心灵,这样才使自己不至于被“俗学”所沾染,进入求仁之士的行列,向古人学习“养生事亲”之举,注重道德修养,在寒饿之中也不改气节。黄庭坚在跟随李常游学淮南时还得到了孙觉的赏识,并成为他的女婿。李常与孙觉是好友,人生志趣与政治观点皆比较一致。“道德文章,亲承讲画。有防有范,至今为则”。^①后来黄庭坚通过岳父结识苏轼,元祐年间同为馆臣,交往密切,对苏轼终生执弟子礼,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苏轼的道德文章均让山谷钦服不已。

李常、孙觉、苏轼,虽然性格个性不同,但黄庭坚从他们身上却总结出了一些共同的品质特点,表现了他的价值观念。如李常祭文中的“内行纯明,不缺不疵。临民孝慈,来歌去思。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谋国,不沽小直。熙宁元祐,言有刚柔,公心如一,成以好谋”;^②叔父黄廉,庭坚评价他:“忠信足以感欺匿,和裕足以谐怨争……孝弟达于草木,勤劳载于朝廷”;^③其《祭外舅孙莘老文》中言:“孝友蒸蒸,内行玉雪。律贪敦薄,无有玷缺。心醉六经,仕则面墙。……元祐初政,公又大谏。不佞不侵,体国而论。……我初知书,许以远器。馆我甥室,饮食教诲。道德文章,亲承讲画。有防有范,至今为则。”统合起来而言,有这样一些品德最为黄庭坚所看重:注重道德修养,胸中有道义,固守气节,不为名利所诱,不为世俗所染;在朝廷之上,凡事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顾惜自身安危,忠言上谏;在地方官任上,就是“观物慈哀,莅民爱庄”。在家庭之内,则是孝悌。他在给外甥洪驹父的信中写道:

学问文章,如甥才器笔力,当求配于古人,勿以贤于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④

他接受了李常等的教育,始终把“道德”放在学问、文章之前,认为“孝友忠信”等儒家道德是根本,学问文章则是枝叶,一定要加意涵养。

黄庭坚在这样的师友环境下朝夕熏染,潜心六经,博通儒术。在儒学的学习中,他注重义理之学,以自己的理解撰写了《论语断篇》、《孟子断篇》等文,解说儒学之义。他反对汉学那种章句训诂之学,而希望学者反诸己身,以自心去体悟圣人之心,提高道德修养。他在写给潘子真的信中说:

经术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学而详说之,极支离以趋简易,此观书之术也。博学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后载司南以适四方而不迷,怀道鉴以对万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闻道也,不以养口耳之间,而养心,可谓尊其所闻矣。在父之侧,则愿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间,则愿如伯

① 黄庭坚:《祭外舅孙莘老文》,见《黄庭坚全集·别集》卷13,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祭舅氏李公择文》,《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9。

③ 《祭叔父给事文》,《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9。

④ 《与洪驹父书》,《黄庭坚全集·外集》卷21。

夷、季子,可谓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与不己若者处,贤于俗人则可矣,此学者之深病也。斋心服形,静而后求诸己,若无此四病者则善矣。^①

山谷指出,学习经术的目的在于树立一种标准来把握人生方向——“怀道鉴以对万物而不惑”,闻道是为了“养心”,涵养自己的道德修养,并将之化为具体的实践——践履忠孝之道。

那么,道德的根源在哪里?人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涵养道德之心?黄庭坚在给朋友后学的书信中表达了他的思考和观点:

学问之本,以自见其性为难。诚见其性,坐则伏于几,立则垂于绅,饮则列于尊彝,食则开于笾豆,升车则鸾和与之言,奏乐则钟鼓为之说。故见己者,无适而不当。至于世俗之事,随人有工拙者,君子虽欲尽心,夫有所不暇。^②

道行不加,穷处不病,此之谓性。由思入睿,由睿入觉,此之谓学。性则圣质,学则圣功。谓予不能,倒戈自攻。天下求师,四海取友。道立德尊,宗吾性有。^③

他认为,道德是人性本里具有的,凡圣同质,人只要通过学习,找回本性,就能成贤作圣。道德是人的本性,所以不可能外求。只有自己通过思考、明达其理,最后觉悟到本性,就会“无适而不当”,言语举止一一符合“礼”的规范。

但是儒家的心性之学还不够系统严谨。《孟子》只是提出了“反求诸己”、“尽心知性”这样一个大致的方向,如何做到“尽心”、“知性”,具体修养方式为何?而“尽心知性”又是怎样的终极境界?并未有详细论述。仅有一些“反身”、“思诚”的提法。所以张东荪先生说“弟以为反身、思诚等,在孔孟本人或有此种体验,但当时并未厘为固定之修养方法。自宋明诸儒出,有见于禅修,乃应用印度传统之瑜伽方法,从事于内省,遂得一种境界。”^④儒学的“心”还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明确赋予心以本体意义的是佛教。可以说,当时的儒学在本体论的阐发与实修方法上,都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与佛教相对比较系统而精微的理论抗衡,以稳固自身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黄庭坚想要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主体内心的道德自觉,而这种道德自觉是通过对道的本体之体认而建立起来的。而人如何去体认道的本体呢?只有通过自己的心。这就很自然地的一切道德修养引向了心性之学。

二 黄庭坚对庄禅心性思想的吸收

黄庭坚认为儒家思想“陋乎知人心”,^⑤在心性理论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而佛教修心的本质、修心的方法讲得很透彻,如果文人士大夫能够借鉴佛教修心的方法,那么就更容易体悟圣贤之心,进步就会更大。在《跋双林心王铭》中,黄庭坚指出,学人如果能从《心王铭》中领悟心的本质,并且以此心来读《论语》,那么就“如啖炙,自知味矣”。他甚

① 《与潘子真书》,《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9。

② 《与秦少章觐书》,《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9。

③ 《王子舟所性斋铭》,《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1。

④ 转引自熊十力:《论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郭齐勇编:《现代新儒学的根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⑤ 《宛丘怀居士墓表》,《黄庭坚全集·外集》卷22。

至提出:“不识心而云解《论语》章句,吾不信也。”在《与胡少汲书》中,他也说:“聪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开卷论说,便穿得诸儒鼻孔。若于义理得宗趣,却观旧所读书,境界廓然,六通四辟,极少心力也。”充分肯定了佛禅在修心方法上的优势。

黄庭坚认为儒、佛二教的现实教化功能是不同的,六经是“致治之成法”,用以治世,而佛教是治心法,可以成为王者之治的有益补充:

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赏以治其外,佛者之祸福以治其内,则于世教岂小补哉!^①

国家的刑罚奖赏用以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佛教的因果之论(祸福)可以让在民众内心策动自律,让他们止恶向善。所以他认为王者以刑赏法律治理社会,佛教以因果祸福之道理来教化人心,儒释互补、内外兼治,就可以使天下太平。

尽管黄庭坚认为儒、佛二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但是他对儒家思想的缺陷与后世儒士的流弊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鉴于儒学在心性学说方面的不够完善,他以心性论思想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充实。具体到修心的技术层面上,他是以禅宗黄龙派的参禅手段为禅修方法,打破疑情,体悟到心是幻法,勘破心念的虚幻,体会到心性本体(真如)清静、寂静的特质的。^②可以说,他用明心见性的禅修手段补充了儒家“尽心知性”在方法论上的不足。

在禅宗看来,人一旦回归自心,找到心性的本来,就不会再被烦恼所困,被外境所干扰,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与精神上的超越。黄庭坚在给尚书胡少汲的书信里就指出“照破生死之根,则忧思淫怒,无处安脚”。这里的“生死之根”是指“我执”,佛教认为,人之所以轮回生死,是因为有我执,去除了我执,一切的烦恼便无处安脚。

他在《与王周彦书》中言:

某久为病苦,养成疏简,经岁静坐,性复神存,为日已深,自有见处。回观昔日举动皆非,更视人间,诚为可笑。凡人性各有妙用也,一得其妙,则通深远到,无所不明,前世君子所恃以为荣也。且天地万物之美,人之所恃为尊荣富贵者,皆可空也,不足有,而人之妄胜也。妄灭则真存,存而后知其不足有也。经所载,皆有圣人修行之说,而世所不察,专以富贵为荣,则人亦止此而已矣。^③

可见,他正是通过静坐,找到了心性的本来面目,去妄存真,从人的真性入手再来观察妄心,就知道它的不值得保有了。随之更为彻底地祛除了尊荣富贵之心,视穷通为一如。所以才能真正做到君子固穷,随处安乐。

青年时期,黄庭坚还受到朋友黄几复的启发,研读了《老子》和《庄子》,颇有心得,并撰写了《老子注解》(仅存一篇)和《庄子内篇论》。其《庄子内篇论》曰:“庄周内书七篇,法度甚严。彼鹄鹏之大,鸠鷖之细,均为有累于物而不能逍遥,唯体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游》”。体道者的特征是无累于物,“物物而不物于物”。^④其《致政王殿丞逍遥亭》

① 《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黄庭坚全集·别集》卷2。

② 详见拙文《“心是幻法”与“自见其性”——黄庭坚对佛教般若思想的吸收及其禅观实践》,《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2期。

③ 《黄庭坚全集·续集》卷4。

④ 《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0。

又申明此意：“逍遥如何，一蛇一龙。以无为当有，以守雌为雄。与物无对，无内无外。与民成功，有物有对。左肘生杨，观物化，右臂为鸡，即时夜。”这是一种“与时俱化，而无肯专”的状态。^①顺应时机，内在寂静，心不执着，应对万境。他在《才季北诸弟字说》里说：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自谕适志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蝴蝶之梦为周。善学者独立于万物之原而物化，则梦富贵而我由是也，梦贫贱而我由是也，一以梦观之，则喜怒无所关也。^②

这是沿习了支道林与僧肇以佛解庄的传统，将庄子与佛教的最高境界进行了统合。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一切束缚的绝对自由。黄庭坚把庄子的物化思想与佛教的般若空观结合起来，把“逍遥”义理解为无累于物，超尘拔俗，与道合一，心不执着的般若境界。他还经常用“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比喻佛教超越对待、无所依傍的毕竟空境界。其《黄龙南禅师真赞》里以鲲化为鹏的过程形容修道的次第：“乃有北溟之鲲，揭海生尘。以长觜鸟啄其心肝肺，乃退藏于密。待其化而为鹖，与之羽翼，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自为炉而熔凡圣之铜，乃将图南也。道不虚行，是谓无功之功。”

如果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累，为外境所动。黄庭坚经常用庄子“朝三暮四”典故，说明人随外境变化而为之起伏的心态。如：“朝四与暮三，适为狙公玩。臭腐暂神奇，暗噫即飘散”；^③“狙公七茅富贵天，喜四怒三俱可怜”等等。^④他认为外物、外境的变化不过就像狙公赋芋，朝三暮四，情境虽异，实质相同耳。所以面对外境时要不瞋不喜，无取无舍，荣枯随时。这是庄子的“安时处顺”，也是佛教的“以心转物”。黄庭坚为佛庄二家在这里找到了契合之点。

三 统合三教，人格圆融

黄庭坚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少年失怙，中年仕途不顺，后又卷入党争，晚年贬谪边地，穷病交加。面对外境的变化，他分外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撑。所以佛禅和老庄不仅对他有理论上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从中寻求消解人生痛苦的良药，以铸就一种不拘进退、圆融无碍的人生态度。他通过参禅而明心，去除我执，认识到真正的心性是不会受到污染的，他在诗歌中用很多意象表达了对心性特质的认识，如雪“皎皎不受尘泥浣”，如月“黄流不解浣明月”，如金石在激流里不被动摇，如翠竹于荣枯中不受影响，形成了一组富有特色的意象群。正因为内心里有了这种坚定，才可以与世浮沉、游戏三昧。他在《答王子厚书》中自明心迹：

古之人不从流俗之波，自放于深山穷谷，非为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无忧患而已。

盖欲深明己事，开百圣而不愧，质鬼神而无疑，故于彼有所不愿耳。^⑤

在他看来，古人的隐居并不是为了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而是为了追求心性的完善与高尚的心灵境界。归隐并非得道，而入世也未必不能解脱，关键是在心灵是否执着。

① 《庄子·山木》。

② 《黄庭坚全集·别集》卷4。

③ 《见子瞻繁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寄彭门三首》，《山谷外集诗注》卷5。

④ 《浔阳江口阻风三日》，《山谷诗外集补》卷1。

⑤ 《黄庭坚全集·别集》卷12。

他在《赠送张叔和》用养生四印“忍、默、平、直”告语叔和：

我提养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赠君。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医，自觉两踵生光辉。团蒲日静鸟吟时，炉熏一炷试观之。

“忍默平直”也是黄庭坚自己的处世之道，是他在北宋严峻的政治形势下进行自我调整并渐渐成熟起来的人生态度。这实际上结合了儒、庄、佛的思想内涵。黄庭坚由于孝养母亲、养活家庭等情况不能不入世，而且他初期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来入世，在几任官职上，他综合了儒家仁政思想、佛家慈悲教旨与道家无为而治（在当时的表现是不给人民带来太多负担）的观念形成了勤政爱民、恪尽职守、有所作为、誓作砥柱的入世态度，这是他的立身之本。但是做官这么多年，经历了新旧党争的种种政治风波，不但打消了他有所作为的理想，还让他时时有一种不安全感，庄子全身避祸的观念在他思想中始终敲着警钟。再加上他的天性本身就喜欢自由闲远的生活，时时向往着江湖归去，所以他积极入世的理想蜕变成了一种与世周旋的态度，在不触犯“大节”（道义、气节）的情况下，他还是和光同尘的。这时“忍、默、平”，对外就成了他与世浮沉，“不犯世故之锋”的全身手段，而对内则是他消解内心矛盾、保持平和心态的秘方。佛教有忍辱波罗蜜，“无可简择”是指以对境时无好恶之心。这些都给黄庭坚处理内心不平之气提供了理论依据。佛禅的“平常心是道”、“真俗不二”、“烦恼即菩提”等思想也给他安于现实并在生活中培养超然的心态提供了精神资源。不过，虽然外在的际遇可作随缘看待，灵活处理，但作为一位甘当砥柱、以金石不移、青松立节自比的儒士，黄庭坚内心里是时时抱持着“道义”、“气节”等大的的是非原则的，这些是不可动摇的：

接人高下但唯唯，笑语相随不作难。此翁胸次有泾渭，事不可处执如山。^①

儒家的持节在黄庭坚的心中又与佛家的“直心”统合到了一起。佛教的“直心”指质直而无谄曲之心。如《维摩诘经》中所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菩萨净土”，即指其不虚假；《楞严经》又对“直心”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僧肇解释说，直心者，谓质直无谄，此心乃是万行之本。此外，直心还有始终如一，不改初心之义。所以这与黄庭坚所强调的内心要泾渭分明与“临大节则不可夺”的意义相通。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黄庭坚的眼中，一个有鲲鹏之志、进取有为的功臣形象居然可以与“云水僧”的淡然气质和谐地统合到一个人身上。他在送别张商英《送张天觉得登字》诗中写道：

张侯起巴渝，翼若垂天鹏。历诋汉诸公，霜风拂觚棱。去国行万里，淡如云水僧。

……公家有闲日，禅窟问香灯。因来叙行李，斩寄老崖藤。^②

张商英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人，为人负气倜傥，豪视一世。初不信佛，欲著《无佛论》，被夫人向氏阻止。后偶见《维摩诘经》，熟读后，悚然折服，遂深信佛法，成为著名的大居士与佛教的重要外护。

佛、儒、道互融的结果，使黄庭坚的思想更加圆融，在出处之间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处世态度也更加自在。在入仕初期，他归隐的思想还很明显。随着佛教大乘精神与“不

① 《书蔡秀才屏风颂四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3。

② 《山谷诗集注》卷8。

二”思想的熏习,他对出世和入世不再执着,而是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会超脱的精神境界。由于佛、道思想的影响,他更强调知行合一,着重从净化内心、明见心性的角度去体悟圣贤之心,而不仅仅是做一个拘拘于礼节的循吏。佛道思想的渗入,还使他在入世时保持了清醒与超然的姿态。审时度势,安时处顺,以时势的沉浮作为自己进退的前提,是谓:“君子藏器,待时盘桓。于不中也,反身自观。”^①在建功立业时不执着于功名——“成功万年,付之面墙”;身处逆境时,也反身自观,去除烦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佛禅在心性修养理论与修持方法上的完备,黄庭坚更多的是用禅宗的观照方法来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斩断对自我的执着,“无死地以受众人之弹射”,^②从根本上对治烦恼痛苦,从而获得一种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

宋代是儒释道三家思想高度融合的时代。在黄庭坚的师友辈中,李公择这样的儒士醉心禅悦;祖心、死心、惟清等禅师又兼通儒术。而黄庭坚所处的时代,正是理学思想勃兴时期,理学体系在二程的努力下开始逐步建立。理学借鉴了佛、道二家的本体论与佛家的心性论,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思想,使其思想体系更加完善。实际上,黄庭坚是处在儒家思想融佛入儒与佛家以佛合儒两种思想的“合流”之处。在这样一个儒释道思想互动的时代背景下,黄庭坚形成融合三家的思想就是很自然的事。

黄庭坚一生践履仁爱孝悌的儒家伦理道德,同时倾慕庄子超越名利、保全天真的逍遥之思,后又入佛门,参禅多年,终于在谪官黔州的路中打破疑情,心中廓然。他统合三家,形成自洽的思想体系,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人生态度,构建了“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独特人格,^③在入世时以天下为己任,为地方官则仁政为民,忧民疾苦;为史官则秉笔直书,为后世留纲鉴;在卷入党争、两遭贬谪时,则随缘自适,心意平和。身处浊世却自保气节,屡遭挫折而心地泰然,贫无立锥仍禅悦充满……严格来说,黄庭坚不是一个哲学家,并未提出新的哲学观点或者构建一个思想体系,但是他以自身的思考和体验,以所行证所思,实践了自己构建的道德标准,可以说是一个可敬的道德实践家。黄庭坚的道德品格不但在当时影响了一批士人,在后世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作者通讯地址:孙海燕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晋州州学斋堂铭》之《君子亭》,《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1。

② 《答人求学书》,《黄庭坚全集·别集》卷18。

③ 《次韵答王耆中》,《山谷诗集注》卷7。